皇明史概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三

臣朱國禎輯

仁宗昭皇帝

上在東宮監國永樂七年六月甲辰左都陳瑛言兵部主事李貞受皁隸葉轉等四人銀各四兩請下貞獄　監國曰貧賤乃爲皁隸亦有銀致賂耶無罪者勿枉其審實行之數日貞妻擊登聞鼓陳訴御史遣獄吏至家傳夫之言索首飾銀納贓甚急自念夫志守廉潔且家陝西素貧今始仕未嘗有餘貲製銀首飾也乞爲辯理　監國曰此冤獄也吾初固已不信

必出法司嚴鍊命吏部尚書蹇義會府部大臣審之
義等坐府中日辰至午追貞等不至至者惟皁隸葉
轉已榜掠不勝詢貞等不至之故轉曰貞及皁隸三
人皆笞死三日矣問貞未死時承伏受賕否曰惟不
承伏故備極楚毒以死曰爾以何罪曰御史袁綱覃
琦誣轉等以賕賂貞得此遣就役轉四人皆貧民何
自有賕賂貞如有銀當賂縣吏不遣為隸京師矣問
事所起轉言在獄時聞貞云袁覃兩御史嘗俱至兵
部索皁隸貞猝未有以應御史適見遣轉等四人執
役遂托風聞興此獄彼三人已瘐死同貞致轉雖不

亥去亥一聞耳言已悲慟號冤義等以聞召綱珩面詰之皆承伏於是給事中耿通等幷劾瑛罪　監國曰瑛大臣恣爲下所欺不能覺察姑置之綱珩敢擅私殺人其械繫之并具其罪狀請行在奏請誅之

○八年五月甲午給事中陶瑋有罪下獄時瑋啟其鄉二工匠不赴公役而私賣於外　監國曰爾以是爲忠耶朝廷置六科雖以考察奏牘防閑欺蔽亦欲聞政事之闕失下人之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休戚豈無當言者皆未聞汝言而獨及此豈汝嘗有私憾乎命召匠訊之則逋逃役滿將歸暫賈以給路費其

家居與璋鄰素有私忿盞誣之逮下璋獄

○十八年十月乙卯　皇太子赴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學士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太子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宰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爾等當學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丙寅過鳳陽謁祭　皇陵畢周步陵旁望仁祖純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

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既退陵下耆老進謁悉賜酒饌慰勞之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至夕加賜優厚已而顧士奇等歎曰知當時事者盡鮮矣

○己丑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 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覘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賜鈔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綏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執中蘭州人長身美髯永樂中刑部主事讞獄平允歷山東右布政正直勤慎嘗涖浙江左布政老致仕卒來迎

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魏中言被災之處已奏停今年秋稅　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魏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吾見　上當自奏

○十九年正月辛卯　皇太子初至北京禮部尚書呂言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官進保上奏牘無至以殿下過失上闞然皆妄言也今宜疎此人　皇子曰過失吾豈能無吟　至道既不信之我又可此人計較耶卒寘之

○二十一年十一月丁亥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
東宮　太宗皆不聽　皇太子召大學士楊士奇語
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　至尊聖明尚得在此
哉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二十二年五月戊子　監國謂刑部都察院臣曰軍
民詞訟自下而上陳告已有定律今頑民動輒赴京
陳訴及逮問十率五六不實雖平民終無罪然道路
往還數千里不耐辛苦而死者多矣今後所告非重
事悉發還按御史及按察司理問無干涉者就遣寧
家有罪者送赴京

○八月十五丁巳　上卽皇帝位

○壬戌錦衣衛指揮使王倚等奏比來上直校尉多失所懸銅牌　請治罪　上曰昨日下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國家使人用信爲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甲子　上以文官員冗命吏部汰之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適冗矣且賢否廉汗混淆無別廉汗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

勝且諸司在內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按
察司從公體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
悉送吏部罷之吏部自今宜精選勿濫
○九月乙亥　上以京師人衆而艱薪往往取給十數
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採之禁尚書李慶奏曰盡
惟聽官府採用　上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
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
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
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况山澤天
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

禁樵採餘勿禁

○中軍都督府奏歷事監生七人令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已治人之道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繇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繼浙之治願仍就科辦事以圖擢效　上進二十人者諭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

國所以無忝於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
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圖
家教育爾等罔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學有成
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言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壬午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彊其所無比
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
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師博易輸
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有不
肖官吏貪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

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縣科派以病民者必誅不宥

乙酉靈山衛指揮袁忠過眞定取民女子爲妾蓋女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貲更許忠未行其先聘者訴于官　上曰婚姻風化之原旣齒成言義不可易人嗜利而中易之循夷虜之陋以敗風化此父母之過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仍歸先聘之家如忠不知即不坐

丁亥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

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不論巨細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即行之庶幾少紓人困

○庚寅諭鴻臚寺卿楊善等曰朕初即位凡吏治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遠者無繇盡達自今方岳大臣來朝即皆引見朕親問之庶幾可悉下情

○壬辰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　上覽奏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且降勅奬諭之勅曰朕嗣承大統君國子民之心夙夜惓惓卿所陳數事皆今切務覽之再三良契于懐已勅所司施行惟卿忠愛之

誠嘉念不忘特茲奬諭想宜知悉勑下左右或言瑄
亦常談無足頻寵褒者　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難得
且今皆懼言出獲罪所當奬掖以導之古人尚買死
骨吾此舉豈不遠過之哉
○乙未諭兵部尚書李慶曰今太僕馬增數倍而畿民
一夫或畜三四匹者畢力於此故有耕桑盡廢衣食
不給甚可矜憫其以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俾牧
養乘習以待用亦軍民兩便也
○丙申通政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六科收貯
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

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兩澤奏章乃積於
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六科收貯是欲上之
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
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又諭之曰爲近臣當究事理
恤民瘼毋徒苟應故事也
○戊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
曰繩愆糾繆仍諭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
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
之務重須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
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毋

俾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
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
等頓首受命
○十月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歲來朝
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
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
意遂命工部賜宅仍與一品金織衣
○甲辰諭禮部曰 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郡
邑皆有養濟院比聞率是文具居屋敝壞內粟布絮
不以時給栖栖饑寒而守令恬不留意爾禮部嚴誡

約之令謹視宜施實惠毋致失所

○庚戌諭鴻臚寺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可私恩者亦進題本掩衮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弊莫甚焉今後惟緊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乙卯諭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

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薦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繇而理生民何繇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使沙籠加及頭目亦失哈等來朝乞授亦失哈本衛指揮　上諭之曰今一來朝遽授指揮有　先帝時累累來朝今尚爲千百戶者其心必不安矣彼既不安汝得此職豈能自安但秉堅忠誠不患無官職也遂賜沙籠加及亦失哈等鈔幣

有差命禮部厚待之遣還因謂尚書呂震曰　祖宗
官職當爲　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
有俸祿之費似亦可與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
官亦非有俸祿何爲不輕授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
又自輕之可乎月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丁巳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
人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
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炎獄求生道者天有顯
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五部通
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　法司之濫朕未
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　先
帝數切戒之故凡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
甘為酷吏不知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御三人往同審
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庚申諭兵部尚書李慶曰國家養兵必使平時衣食
不乏無嗟怨之意則緩急用之得其力今遣戍者勞
勤操練者亦少暇守衛者常不得下直間有餘丁亦
別有差遣不得息在營婦女幼稚無治生者而月糧
止得五斗不足自贍此豈能無嗟怨宜如洪武中例

月給一石慶曰如此恐百姓饋運不勝其勞　上曰
古者寓兵於民一有調發民間騷動今之民平時雖
有養兵之勞而調發之際免於荷戈被甲晏然安居
田里以此較之未爲甚勞慶叩首謝遂召戶部尚書
郭資諭曰往年百官軍士例皆從來月給米五斗可
贍今都於此此曹多有家屬五斗不足以贍江南
運輸固艱難然京師百官軍士艱難尤甚往往守義
者困於饑寒玩法者恣無忌憚朝廷之大臣獨不爲
遠慮哉朕於文武官及軍士月米悉欲加給五斗數
年太倉儲積皆卿所掌不乏用否資對曰不乏遂命

增給

○丁卯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較失教故歲貢中古事不通道理不明十率七八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本經四書之義不在文詞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蓄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萠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十一月壬申諭禮部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備

任用蓋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
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勅有
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充貢蓋學者先
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充貴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
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焉有此理

○癸酉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
者今所作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
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
自今一切科徭務稽節仍命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
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遲者守令處

重罪

○甲戌　上以准延文武羣臣進言者寡勑諭之曰朕以菲德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矧嚮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有民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為國以得賢為重事君以進賢為忠今居官者或廉貪雜處賢否無別其何以望治效典兵者或部伍不實紀律不肅其何以嚴

防禦任者之祿不足而冗食之員甚衆　吏所尚少
恕而罪人或困於深文推之百司之務夫豈皆適於
中近者如斯何以法遠豈非憲紀不振言路猶壅夫
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至公之
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
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
朕不逮庶則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丙子　上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即位之初
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為京縣親民官正宜加
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

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勑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備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二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為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惻百姓蚤莫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庚辰　上以鈔法久滯聞南京抽分場舊所積薪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甚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歎曰積聚本以資人今京師軍民得薪甚難與其積久

以待腐何若散之以利人遂諭工部臣其二處所積
除足歲用外餘並以給軍民每百斤官價鈔五貫悉
收昏軟舊鈔庶便貧者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所鮮過舉書曰監
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爲嗣君者往往作聰明
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爲鑒戒朕十餘歲侍
皇祖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
周世子皆在　皇祖間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
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
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

者朕寤寐不忘遂命司禮監刊印賜諸王及弟姪

○壬午韓王沖𤇆襄陵王沖〇樂平王沖𤇆各獻詩頌

上覽畢示侍臣曰韓王兄弟文詞皆有可觀亦其資

性聰敏務學所致王者之學雖不在文然能留心於

此不役志於他斯亦可尚遂賜㣲獎諭曰覽王詩頌

詞明理暢足見勤學好文之篤誦之至再嘉歎不已

諸弟皆有淳篤明敏之資自今益潛心載籍用志古

之賢王使東平河間不得專美前代豈不偉哉賜白

金鈔幣有差

翰林覆奏內侍馬麒傳　旨復往交阯　上曰安

得有此言卿等不聞眾前在交趾茶彦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部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閣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癸未遣御史楊榮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

事若有廉潔無私謹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其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徇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

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能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甲申廷臣奏舉官者　上諭之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雖聖人用人不求備隨才大小皆有所用然天下之大其間豈無庶幾皋夔顔曾之徒誠得一人勝千百人爾等爲朝臣宜體朕此意悉心訪求勿苟狥私情而不顧公義古人言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亦以此觀爾遂命吏部自
今以為舉主者必試而用之
丁亥 上閱京官請科願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曰卿二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
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
皆當極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居帝位輒自尊大惡
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
容或賢良之臣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緘口以
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謝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至禍敗
朕與卿等當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同心庶幾可

以其圖治安遂取五人詰詞御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皆稽首頌聖德誓圖自勉

〇辛卯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昔　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効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夫其今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丙寅學士楊榮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奬諭曰
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
知無不言相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
今賜卿綵幣一雙寶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己亥少傅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奬諭
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勵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
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誠忠良股肱之臣
也朕朝夕思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肯進
言今覽所奏朕甚欣喜足倜於衆但望卿始終如一
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

卿特賚卿白米十石絲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寶章
存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
庚子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士奇對曰宋臣嘗所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聞羣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之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

○十二月甲辰　上諭吏部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
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爾之模範不正其所造
器何能得正北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
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罔是學者志趣卑下亦
緣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毋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
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太學之師皆
得人自今慎重其選
○庚戌刑部尚書金純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鞫獄
之際亦當虛心聽察盡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

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恤之心如朕一時過於疾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承迎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辛亥書各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十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

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々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三司官朕既不盡識之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爲此有善而上忘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亦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兩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見悉書之 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圖治之意

(　)甲子湖廣等布政司左參政黄澤等來朝各上章言事 上諭之曰朕所以求言者蓋欲聞民情休戚吏

治賢否比來言者多衆未能細務而於民情吏治鮮
及之甚文具衆責而已甚非朕意爾等方面大臣當
有體國愛民之心宜爲朕衆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
稱爾之職遂命禮部會議澤等所言以聞

洪熙元年正月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
淮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明爲臣以能直言爲良不
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
從呂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寬此悔自今
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
鈔一千貫文帑一表裏

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羣臣曰朕惟天地以生物爲德
人君以安民爲務設官分職簡賢任能所以相成其
功朕祗紹鴻圖仰惟 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
惓體 天爲治嗣位之初蠲逋負赦有罪不急之務
一切停罷選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與天下安於
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理生民未安斯朕之責亦爾文
武羣臣之責尚思勉之咨爾文臣六卿掌國之庶務
布政司受任方嶽守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各有攸司
其竭忠殫慮以安黎庶銓選必擇人賦稅必有常禮
教必修明兵政必振舉刑罰必平恕營繕必樽節凡

百政令必勤審度以存恤爲心內外相承興利除害
休息以寬其生勸課以厚其本興學勸士以正其俗
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充足禮讓成風匹夫匹婦
咸得其所斯爲稱職各衛武臣都府掌閫之軍政都
司控制一方衛所邊圉各有信地其悉心修力以衛
國家簡閱訓練必公必勤紀律部伍必嚴必飭器械
必堅利城堡必修繕糧芻儲峙必足於用遠邇瞭望
必謹以備使姦宄屏迹吾民安於無事其要以撫養
軍士爲本恤其饑寒念其疾苦用之萬全斯爲稱職
至於風憲爲朕耳目朝政闕佚吏治得失軍民利病

百官有司孰賢與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無不舉人咸樂生斯爲稱職夫君臣一體上下相須朕勉於修德爾尚勵於忠貞爾成治化以躋斯民於雍熙泰和之盛不其偉歟朕代天子民恪存戒勵不以小人備任使不以浮費傷財力不以刑罰先教化不以貪黷勞士卒爾尚體予至意以稱職任惟忠足以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則庶事集惟廉則公道存乃若驕盈縱恣朋比用事貪暴掊克濫猶吾民或阿諛從吏徒務容悅庸庸[illegible][illegible]稱於黜陟之明賞罰之公典章具在爾其敬之

○辛巳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害與民同其利民有即國家之有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為羣蓋民生樂業庶物成殖馬自蕃息

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急於官馬孳息故民不暇於其私今且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為令詔書行之

○癸未以南郊誓戒畢　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孚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

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祇所與協恭承　天休者必
期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明命仁恤斯民庶幾克
享天心風雨順調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以昭我君
臣共事之美欽哉

丙戌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大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
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
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　皇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
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皆宜知之遂命
刊印　上親製序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
修則休徵應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機甚神惟天

心仁愛人君當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警
皆有惕厲修省之誠未嘗忽也此稱明於天人之際
審矣朕嗣承天序祇若天道動靜云爲恒慎諸此股
肱大臣與朕同體欽朕相助今各以賜之非惟使達
夫古內之義亦庶幾其燮理之助云

二月壬寅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及宣府總
兵官都督譚廣自去冬以來虜寇動靜無聞朝廷所
遣使亦久不回卿等宜思患預防今長安嶺守關指
揮奏達賊人馬約五十餘人直抵隰寧驛劫掠未審
是何部落遼東武進伯朱榮亦奏兀良哈韃靼欲來

貢馬又哈密近遣人進硫磺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緣此數端皆須詳慮虜中既有
硫磺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狎習戰鬬亦須有備大
同宣府一帶空曠虜熟經之路宜整搠軍馬晝夜嚴
隄備古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
仍勑寧夏甘肅遼東山海永平開平諸將一體嚴備
○壬子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蓋欲 皇
太子日聞正道養成德性講官當以大經大法進說
其別書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三月丁丑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勑諭文武

羣臣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天下之大政務之繁始
誰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
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言
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羣臣所共知
也間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
朕一時不能察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
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
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
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
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

何以為忠朕於湯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爾
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懋其嘉謨嘉猷
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
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
與之義乞蕭仍朝參如故

丁亥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
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
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
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
若加人宮刑朕尤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耳尤須

嚴切禁止

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左都御史劉觀大理寺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率成風姦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爲說一罣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明今數月間覺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況今所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

己丑詔天下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孜孜不怠日夕思念人命甚

重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
豈専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
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育慮飾其情
傅致成罪而比附務妄危甚在人朕深憫之夫五刑
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
有犯死罪律應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
絞法司並勿傅會狀情失實以致冤濫若犯一時過
於嫉惡律外用刑若凌遲剮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
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
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縱肆暴

醜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固有父子不相為謀者肆虐殃為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摭拾訛為誹謗法吏深刻鍛煉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從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四月壬寅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道路所過民情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 皇上俯恤民窮誠出於聖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即命用璽

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
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
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
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丙午賜　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朕惟祖孫父子於
天倫最重其親愛天下莫加焉親愛之而期以富貴
壽康蓋天下之同情而推明所以長保富貴壽康之
道以期之者聖人之心也爾朕嫡長子　皇考太宗
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嶷粹美　皇考最所鍾愛鞠
育提誨朝夕膝下誠以爾為遠大之器而可付以

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皆聖人之至道帝王之大經恩德廣厚譬諸　地之化育易名言題永樂甲辰之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予孫咸在　天顏穆清顧謂朕曰古之令主於盤盂劍几皆有銘用自警也人之行莫大於中正況爲人之上者乎吾以人主中正四字爲寶押師還製以賜之俾之自勉逮六師凱旋不幸　皇考賓天朕已承　遺命正大統冊爾爲　皇太子　皇太子者天下之本保社稷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惟中與正爲德之本謹遵　皇考成志製爲寶押以授爾其懋敬之哉中正體用一

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大下萬爲皆原於此隆古帝
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
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爲
無非德也而於君人者之施益又廣矣中天下而立
以正大下之表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發哉故以中
正成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
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
日聞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恩不濫而人皆懋功
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
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與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

後而四夷效順在人之道莫此爲要爾懋敬之其篤
念朕　皇考與朕所親受期望之心而佩服膺之以
孫　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上以親軍諸衛軍士多缺伍守衛皇城者不得更番
或經月不一歸家者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
選京師散衛軍之精壯者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
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將守衛
軍三日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　上
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
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

番而助守衛者亦預被賞賚此姑一時權宜非爲定
制俟親軍補伍有人悉如舊慶曰守衛事嚴散衛軍
豈可盡信　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
上在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爲
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肘
中敵國蓋往往多有之矣慶不能對遂以京衛軍權
助親軍守衛
○丁未右副都御史弋謙等陛辭勑諭謙曰往年採木
者必先虛奏數目及當起軍之際倉卒採辦以足虛
奏之數厲民爲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

川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從前非特命爾往廵視但據今實堆積水次者即起運來如有見先虛奏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只從實起運儻或不遵朕命仍前勞人採補者即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罪

○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科舉之弊乞加慎選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當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以十分論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甲寅 上念舊勞賜少師蹇義勅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推誠盡力日侍左右時肇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惟難卿以善弼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敭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輔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念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識於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弼亮於艱體朕愛卿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

朕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懋永終是圖欽哉

勅少傅大學士楊士奇曰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　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敷答章奏籌畫之際適中惟難朕恒以為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狥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孫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孫是知卿竭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

永世無斁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尙克交修以成明良之懽欽哉

○犧牲所市買悉照時價　上曰能愛人命方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借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准洪武中價値凡物値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値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於下神豈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准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値不足則就有司贓罰鈔内補給畿内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皇明大訓記卷之十四

臣朱國禎輯

宣宗章皇帝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庚戌即皇帝位

○乙卯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奏內外官吏有坐罪遇赦即以親喪告丁憂者恐或挾詐難聽其去　上曰父母之恩莫大焉孝子不逆詐宜悉聽其去若果懷姦事發治之未晚

○無爲州奏州民饑食已給預備倉糧濟之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預備倉儲正爲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爲良法若處處收積完備雖有水旱災

傷百姓可無饑容也　皇祖良法美意卿宜徧行天
下申明舊典務存實惠勿事虛文
○衡州衞民滿康生等相讐殺既而首服又遇赦兵部
尚書李慶請正罪　上曰衞民相讐殺乃其習俗既
能首服又經赦原便可寬貸若復追論往愆則沮自
新之路非所以廣德意也其放遣復業若再爲非必
寘重法吏以此諭之使知改過
○浙江參議王和袁景陜西按察司僉事韓善坐贓遇
赦吏部奏擬復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
飲盜泉蓋惡其名二人者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悉

罷為民

○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艱食先借糧賑濟候秋成還官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弗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七月辛未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比觀卿等所言　天壽山營造工匠月支糧賜於軍所給北工匠差減物勞既同而糧賞不一何以協人心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工匠旗軍其一例給之

○戊子京府縣訓導張居傑等滿當陞學正乞留　上
命以爲給事中内閣諭吏部尚書　蹇義曰前代命官内
外更踐近頗聞外間言仕者一　爲教官即老於學較
有志於世用者多不樂就此職　自今用人不得拘一
目有内重外輕之患
○辛卯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　奏永寧衛指揮劉
哈剌等輒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
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
懷柔之道遂勑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
未可輕忽但整搠部伍謹慎嚴備其來與不來不足

計也

○閏七月己亥都督府吏左府等建言驛站養馬等事

禮部尚書呂震言其希求進用　上曰聖人不棄芻

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朝廷但

當察其言之當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其如例會官

議果有可採者即與施行

○丁未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

察在外等官正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

考察之官少能着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於

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爲酷暴及改

罷退庸濫之官紀綱不立人所評議或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貨易爽少更僥倖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戊申行在中軍都督府奏監生馬聰歷事勤謹欲如近例送監讀書以俟科舉出身　上謂蹇義等曰先皇帝欲學者皆爲實材故必令科舉出身以成遠大之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長少亦可各隨所宜今後歷事勤謹有志科舉者聽令讀書餘如永樂舊例毋使淹滯

癸丑行在兵部奏在京居住韃官千戶也先不花言初歸附時其子也先帖古思爲哈密忠義王所拘今隨哈密使臣來朝乞給與侍養　上曰父子至親豈夷虜異情哉應給與之但今自哈密來留之不還彼將謂拘其使臣非待遠人之道令歸言於忠義王遣之再來

壬寅興州左屯衛軍范濟建言鈔法等八事　上欲用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濟故元進士洪武中嘗爲廣信知府坐事戍興州今年已八十四矣　上曰呂望八十遇西伯何不可也國家用人正在取老成

者但不可處以煩劇耳命吏部以為訓導

乙丑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天下之治必賴賢才古之大臣皆以進賢為首務卿等今居此任必當為國擇才若官得其人則民自安政自舉卿等豈不流譽後世比觀在外考滿方面一處有去一二人或三四人者至於府州縣尤多或一州一縣全不稱職者如此用人豈得民安政舉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皆須慎擇其人以稱朕委任

○八月壬申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顏卒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其家貧不能辦喪 上曰朕聞其人清慎

其卒可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右臣曰為官而貪可羞今豈獨鄒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官終於位者皆倣此例

()癸未以直隸及浙江諸郡有司不得其人土豪肆虐良民不安命大理寺卿胡槩等巡撫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為生民主恩澤所施必先貧弱豈知姦豪為虐如此譬如治田不去稂莠嘉穀豈望登茂其命槩等往巡察犯者悉治以罪必使小民皆得其所

()乙酉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請如舊例推選

上謂尚書蹇義等曰今之人才多出學校若無明師訓誨何以望其成才監生選除固是舊例須令祭酒司業及諸學官務選經明行修之人不得濫舉

()九月都察院劾廣西故都指揮葛森妾許氏告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不法事請逮治之　上曰大臣總兵在外欲其靖寇安民若果所爲如此法亦難容但朝廷當存大體豈可輒信一婦人言而罪邊將姑令自陳其實

()壬子石匠方真訴兄弟六人供役卒於京師惟真與次兄今仍執役有母年八十存原籍嚴州乞免一人

還鄉侍養通政使司以聞 上顧工部曰此於天理
人心如何爾曹亦皆有母乎其即令一人侍母終身
其一人亦令省母後還役
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 上曰國家設
科取士爲致治之本其目貢非乚 蓋是有司之過人
既苟得濫啓倖心今解額已定畀行之以公不才者
不得濫進自然人知務學其令各處凡考試官及諸
執事先須擇賢庶免冒濫
十月命門顏爲教授教魏國公徐顯宗 上謂吏部
尚書蹇義曰勳戚家有教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勳

戒子弟生長富貴不知艱難惟肆驕奢蔑棄禮法往往隳前人之業故特選儒者教之中山王開國元勲其家尤須擇老成有文章者　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國公學其令顏日與講論俾知仁義忠孝之道

○甲戌行在刑部尚書金純奏寶慶府知府李譽先奏府吏犯法會赦免吏告譽受賍事亦在赦前譽當免問　上曰此當問非欲以罪加譽但事有當別白者姦吏告訐未可輒信如所告實則譽不可復用虛即當治其挾私妄告之罪以為小人戒

○辛巳金壇民有柵告訐官司捕之而持兵拒捕傷人

都察院以謀反論　上曰民固當死但以經赦推其情則初因相告訐畏吏捕故逃捕急愈畏遂持兵拒抗執而得不復反顧殺之則可矜宥之則廢法姑全其生悉發戍邊衛

○戊子漳州衛千戶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爲錦衣衛指揮生事降千戶至是經赦乞復舊官　上曰貴戚豪橫鮮不致敗如薄昭亦不免甘斌豪橫多矣强奪民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爲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寘於法但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恩求進邪法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押赴齊州

十二月癸酉陝西行都司送官驢二百七十頭至京死者二十五有司奏請罪之仍追驢償官 上曰一驢直數馬豈士卒所能償甘肅至京道路甚遠其間豈無傷損而斃者不必罪亦免追償

壬午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民武鳳訴父送稅絹遭劫家貧不能償乞姑緩期限 上謂行在戶部曰民被盜非得已縣吏不思捕盜惟酷刑責償子不忍其父之苦來訴情凡可矜即移文令有司免其償急捕盜正罪

宣德元年正月辛丑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比

鎮遠侯奏廣西蠻賊覃公旺已就戮其餘尚有未平
者朕思蠻寇劫掠若所在官軍制馭嚴密亦可無患
故其猖獗皆因失於防閑今殺戮既多亦可憐憫其
未平者更令人招撫若不悛改然後加兵亦未爲晚
遂勑鎮遠侯顧興祖遣人撫諭
己酉都督僉事守衛西華門千戶路旺私擅下直
請執付法司治之　上曰昔　皇祖憫恤守衛官軍
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許自所管官下直此人
得非有故乎命錦衣衛官訊之旺言有父病不及告
暫歸誠有罪　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當矜

恤者姑宥之

辛亥大理寺卿胡槩執松江士豪虐民者至京　上以付行在都察院諭都御史劉觀等曰朕爲天下主惟欲民皆得安夫安民之道必去害民者譬如治田有蝗螟則嘉穀不成今此輩皆爲民蠹然更須詳審或情有可矜事有可疑亦當與辯所謂罰當罪則民服惟務至公勿有偏徇

癸丑　上與侍臣論牧理之道　上曰民爲國本間里小民或阽於饑寒或困於征徭或爲豪強所抑豈能達之朝廷所賴良有司撫養存恤庶不至失所待

臣曰親民之職莫若守令必嚴選舉可副　聖意
上曰人之賢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後可見古
帝王選任賢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益以此也然以
人觀之九载而後黜陟藉使所任非人民受其弊多
矣今在外有司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貪婪
不律者部科區之最為良法朝廷擇守令固為急務
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
守令賢否有不待于考績而後黜陟者矣　上又曰
繼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滿亦須以考察有司當
否為功績

○甲寅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前日御史奏通政泰川往湖廣督賦受贓川大臣何得全無知識濩大司農用延年貪求贓賄一旦敗露自殺身命爲重財賄爲輕此乃以至重博至輕況贓物法當入官於己何益　太祖皇帝嘗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盡忠爲國豈不長享富貴今至此罪豈可容古人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凡在官者當以此人爲戒

二月庚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令民間應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近

來各處有司多言戶部不除舊糧額仍復徵收若果如此豈不失信民糧遠遞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將復荒鄉等宜遵依詔書無失人心

○辛卯山西巡按張政言逃民近奉詔書復業逋負稅糧悉為蠲免今戶部仍徵前負則恐又逃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逃民初歸固當寬恤大赦之後何遽不除豈可謂初本申開函以爲徵納累年逋負民何以堪其即下有司皆與蠲免

○庚辰司苑局言種蔬上供當用蒿楷三千束蘆葦蕭五千餘束例於順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

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
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用朕安可以園蔬重勞
費百姓爲也
○乙酉朔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
一日不侍左右　親承聆隨事訓教　皇祖妣同歷
艱難弼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　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遽爾上賓劬勞之懷直是終
天今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
王是　車駕啓行丙戌至　天壽山　上遙望　二
陵松柏鬱茂因嗚咽流涕前　詣行謁祭禮不勝哀

慟左右亦皆感泣

○癸巳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尹須彌等奉表貢方物謝恩先是朝鮮所獻方物有金銀龍頭盞之屬 上謂侍臣曰朝鮮進貢頻數每有金銀器皿小國措辦必難宜止之遂勑祹曰金玉非爾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祹感悅 王是遣須彌等奉表謝德

○三月戊午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萬全右衛城在德勝關口地高乏水宜徙於近城七里宜城堡 上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勞軍民唐太宗時有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者太宗曰當掃清沙漠何用勞

民運修僕障此役止之

先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言浙江等都司及大同寧夏宣府諸衞軍匠在京執役者乞皆取家室至京隸錦衣衞 上不允以問工部尚書吳中 中字司正山東武城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大寧都司經歷燕師取大寧中出迎燕自是豐儀應對明暢 文皇悅之命守會州薊州署北平布政司參議尋晉經歷給餉運資城守董其勞最永樂初以功陞大理寺丞少卿以發奸慝匿右都御史五年將營北京宮殿改工部尚書未 命采材於蜀還又 命董繼北京八年北征扈從兼掌領十二年還京內艱歸十四年奪情起復仍命董宮殿改刑部十九年言事忤 旨建繫 仁宗立加少保仍掌工部踰月改工部歷事 三聖皆見信任車駕行幸必從先後督造三殿 英宗立重建三殿兩宮在事勤勞承疾正統六年功成加少師七年卒年七十追封茌平伯謚榮襄予祭葬官予賢世錦衣百戶中

和易吕爽掌刑寬平恆躬親獄中除穢惡疏桎梏時
食飲在丁部署理黙識非非有緒襟度豁然難忤不
鼓式谣 謝愛護僚屬恆庇其短先事蓄材以應
信長 典作不及于民亦未嘗缺之明於燭奸入
切右盜鈔者勢之以奏遲近有見必 上聞不以出
位為獻宣德中賜銀章其文曰和敏詳達所藏書詩
則書尤多事親其孝推恩頒其弟姻戚故舊厚待時
週其之擇內 宣宗聞至扮戲以為笑樂人皆傳之

等言軍伍當與兵部議至是兵部尚書張本等言信
奏取軍匠家室計其數凡二萬六千人總五百四十
二衛所而大同寧夏諸衛皆臨邊境為匠者蹔役其
一丁今若盡取如一匠止三丁四丁已近十萬之數
士伍既缺人情疑駭其言不可行 上曰朕固知其
不可彼以匠藝得官豈諳道理但知所管屬多則于

已有利豈知兵備乃國家重事不可減撤況比來營建已將停止何用勞擾如是已而復謂本曰昔魏文侯欲徙冀州戶十萬寔河南非辛毗切諫不能止朕常歎魏文帝躁急不知民艱方以爲自儆卿等自後凡不利軍民苟有所聞必爲朕言之

○丙辰行在禮部奏錦衣衛力士寧直言山西中條山有礬乞令有司採進　上曰礬何切於用使民採則有妨饑寒初無礬得充饑　有礬何充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丁巳龍江衛吏龍淵言鈔法阻滯乞禁止民間毋以布米麥交易則鈔可通行 上曰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無者互相貿易以厚其生豈可禁絕俗吏妄言可聽乎

○辛酉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謝瑤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正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具姓豈能知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其改外任遂為交阯知縣所薦者亦不用

○四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召蹇義夏原吉楊士

前後榮四人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有云若其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傷人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王毒害國人　太宗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氏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

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歷惻故即位之初施恩特厚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及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原吉對曰　太宗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於卿兩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　陛

下天下之父母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明日士
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
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遽言耳
○癸酉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 上從容諭
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
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
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
繼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古人取士
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
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

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戊寅初　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爲鑒戒乃采其事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至是書成自爲序頒賜羣臣及外戚諭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文武羣臣善惡之迹與夫所得之吉凶類爲此書用示

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

○外戚事鑒序曰朕惟帝王之仁始於親親稽古唐堯協和萬邦必先九族蓋繇內達外篤近暨遠致理之大經也夫居天下之上統天下之衆凡覆載之內皆欲使安其生足其養厚其樂利于悠久矧夫至親近屬者哉人之行必在於善雖人品不齊而無不可與爲善者蓋善具于心非有待於外惟所稟與習不同而後有流于不善者焉古聖人爲世道生民之計設爲之教使必歸于善爲善斯合乎天道故曰作善者降之百祥不善者降之百殃考諸既往可鑒已朕觀

嗣　祖宗大位爲生民主夙夜惓切圖與天下共樂
太平之福而必自親者始常謂引之于禍者爲如開
之于道爲有本也喻之以言者爲如質之于事爲有
徵也間采漢以下歷代戚里之臣舉其大略類別之
得七十九人曰外戚事鑒皇親各賜一本昔孔子刪
商周以下之詩三百篇垂教後世其詩善惡悉具蓋
謂其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逸志皆有資益
乎已也凡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擇善而從心
體力行所是遠而博求古聖人之教近而奉守我
祖宗之法敬慎弗渝將德譽益興寵祿無斁國家有

惇雍之美君臣相與共享富貴于無窮焉

歷代臣鑒序曰朕聞天生民立之君而天下至大民生至衆必有道德名碩之士相與襄贊彌綸以成康濟之功故虞舜禹湯文武之世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之爲左右同洗事之賢爲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及也東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于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焉蓋隆古之時爲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愛國如家後之爲臣非無其人然亦鮮矣此治所繇不古若也歷代史載諸臣傳以示法戒其賢者功德昭而聲聞

者雖去之千載輝光烜赫後來願治之主往往有生不同時之歎不賢而扶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尤起人忿懟不平之氣若如是者可與共爲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祖宗洪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蓋古若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傳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間類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爲善之志固以素定是或不能皆然此臣鑒所繇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于是編擇其善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裨于國家有耀于後來而與古今賢臣同一不泯于無窮矣朕之所蓋羣臣如此為臣亦必有以助益于朕庶幾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癸巳召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宗溫州平陽縣人洪武中監生任北平參事建文元年劾按察使陳瑛受燕府金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永樂六年任大理寺丞洪熙元年陞卿宣德二年辛官還時山東久旱禾麥焦枯民饑流徙

上聞諭兵部工部曰近數有言山東旱饑朕寢食不

寧夫治國在安民無水旱之災民足於衣食則安今
民未安而遣宗往清軍伍郡縣官吏聽受約束稽覈
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騷擾民必驚駭逃者所以益衆
今兵部驛召宗還凡外衛軍旗在山東取軍者悉令
還衛一切買辦皆停罷
○五月甲午朔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
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
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
法制詳備況歷洪武永樂達人情識慮深遠子孫遵
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取亡往

非大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 祖宗之時每遇隆冬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 先朝舊臣當所聞知者朕惟 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上格 天心今天氣向炎不分輕重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宜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淺刻

庚子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毋病篤刲肝煑液飲之而痊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刲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

戊申早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

也　皇考笑而領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
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六月壬申蘇州衛指揮使何濟坐罪輸作畢當調衛
自陳有母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養母　上
問兵部尚書張本曰濟以何罪當調本對曰以市舶
不如價　上曰市舶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
○甲戌儒臣進致治在用人之說　上曰易泰否二卦
說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
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以成
參贊功否之時君子退不可以有爲求否泰之端則

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壬午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爲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丙戌　上諭戸部尚書夏原吉曰國家養民今六十年卿　祖宗舊臣朕所倚任在戸部四十年矣今戸

口發托如何錢穀豐約如何皆當留意制節謹度使

國本充實卿亦將有令名於世不可不勉

○七月辛丑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前月卿奏

內官監欲取民間幼丁學匠藝行應天府選取五千

人彼幼未諳事一旦令習技藝有如不能必加脊責

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曲體此心

速止之

○辛亥召四川按察使陳璉 璉字廷器東莞縣人幼聰穎好學鄉薦入太學選佳林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都督韓觀鎮守猺獠不下士寺欲設加兵陞賦教不樂初以十萬權知許州甚得民譽舉遷改滁州均役賦均征斂禁奸蠹 太祖遷仁宗與其政將陞用果請 闕乞留加揚州知

州事資歲遣選在監先後各九年歷
從祿入祀之三賢祠在四川號法有號虎
彪大監者設方畧捕縶之𨑒言九事皆嘉納既召改
本年發去正統元年陞南禮部左侍郎又五年老致
仕璉有德行文學所進於　上有匡狩領平胡頌銑
歌鼓吹它著作甚多今傳者有琴軒集歸田稿所臨
郡邑若潁川汞陽澤州成都等誌皆具存貴
藩[illegible]之亂用其策城得不破卒年八十五　至改南
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璉儒者持意非所長是以
吏部請改用之　上既命之顧尚書蹇義等曰命官
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向所用非所長矣今其廢
幾乎然爲天下賢士師表尤不易也
○庚申行在工部言工匠逃亾者赦後赴工過期請差
官追捕　上曰工匠久處京師有司不能存恤饑寒

切身不免逃亡赦後雖欲赴京道途之費豈能辨備
況有在數千里外者宜量地遠近寬立期限命本處
有司起送赴京不用差官煩擾且令京師無他營造
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無益也

十月癸未行在兵部引奏所閱試中武官 上諭曰
凡軍職在當精武藝亦當讀書知道理近來軍職子
孫多不務此居閒無事惟思貪財好色縱酒博奕或
剽竊書史以資談論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無措
爾察前人功業古之良將如趙充國郭子儀岳飛武
事既精忠孝兼備所以流芳百世爾輩當以此爲法

又以今日倪倖試中便日是也

〇十一月戊戌　上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養濟院毋令失所

〇十二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師太社還用上丁上戊日不可以初旬言是月上旬祭期適當　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　上曰此　祖宗以來定禮今以爲未便而輕改豈誠敬事神之意至是中旬焉

宣德二年正月丙申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
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
則國家可省養軍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
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暇隙習武
亦無驕惰之患哉　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
覈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然朕以為立法固善凡
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
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乙巳召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阯事蹇義夏原
吉拘牽常見若從所言恐中國勞費未已朕觀春秋

之世夏徵舒弑陳靈公楚人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矣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即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　太宗初定交阯即欲為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卿等為朕所思果以為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　陛下斷自聖志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漢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為業歲納麂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為良田

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恤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閒人民衆此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丁未　上謂張本曰昨有四川千戶請除廣東不欲赴官奏乞仍舊者朕不許古之忠臣惟上所使身有征伐奉命即行今天下無虞謂之廣東亦復何患乃欲徇私自便豈是忘身徇國之人朕以其無知姑答不問若再有此必罪不宥

○庚戌　上語蹇義等曰詔書求賢不問已仕未仕近觀各處所舉亦有拔自民間者天下之大豈無遺才

皆當召至考其所學試其所能然後命之以官君子
小人各以類進但觀所舉之賢否則舉主之賢否可
知卿等切須詳慎務得真才勿容濫舉
二月癸亥諭塞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員
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退發來充吏朕再思
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
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
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
意妄行必黜不宥
丙子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覽之顧謂侍臣

用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蔑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成憲歲之豐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

三月己丑儒臣講孟子離婁章畢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然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乙卯行在太常寺奏供祭少北羊請買之平陽府

上曰朕昔侍　皇考見太常寺奏買犧牲　聖意惓惓以事神爲重以愛民爲心蓋事神之物買之民間若有一毫損民民心不悅雖以奉祭神豈歆享天之視聽在民爾等當體此意

（　）四月巳巳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者發回原學肄業以待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罰

上曰此輩在學若府縣官勤於提督教官勤於訓誨未必無成泰山之溜可以穿石何況於人今上下偷惰虛度日月是以臨文不知所措循例責罰薄示儆耳宜令內外風憲官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勸懲庶

發教學有成國家得用

○五月丙午　上親慮囚雜犯死罪皆減就徒徒流笞杖論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彼能因事改過即為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嘗曰唐太宗號稱明君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刑真不可不慎

○六月乙亥直登聞鼓給事中以所受詞上聞　上因諭曰朝廷慮刑獄有冤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於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

無忽孫敏惟其所言即時爲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
畢聞況給事中爲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儻無
或阿比以黍所任
○庚寅以右都御史王彰言事不切遣勅責之曰朕欲
聞軍民休戚安否之實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
不切於軍民利病卿爲國大臣當深識朕心務至凡
有關於軍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詳具以聞愼勿應故
事而已
○上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畀使往來
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饑窘不安皆朕所

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趙親黄聞其質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于後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七月壬寅諭蹇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人當以德行學識爲本此語甚是今之所用多是進士監生彼讀書知古必能務德行廣知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少在要職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小大長短各當其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卿宜更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

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人亦莫敢不服

○壬子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庶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遂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因之凋敝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遂至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

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八月庚申御史嚴纘先言近吏部放遣患病官還鄉例皆革去冠帶為民中亦有曾授誥勑封贈父母者既非得罪輒去冠帶無以激勸後進敦厚風化　上謂尚書蹇義等曰以理去官與見任同今後曾受誥勑以老疾去者皆令冠帶還鄉

諭蹇義等曰國家建學育才以資任用　祖宗以來得人為多比者各處考黜生員例應充吏有以患病

爲詞者告乞再試彼既恥於罷黜必 必悔過自新又或是學業垂成不甘中棄宜從所請然須令翰林院嚴切考試庶幾人心知警自然向學

()甲戌 上朝罷閱侍臣曰頃閱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當事之臣負 陛下所賴 陛下明斷耳

○十月丙辰諭蹇義等曰書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恭天下未嘗無賢賢者亦皆願仕在乎人君
舉用之耳朕下詔求賢意亦誠切天下之大豈無若
伊尹傅說諸葛孔明者而皆不見舉比者一二大臣
有所舉薦或旣受職卽以贓聞或以庸鄙曠位大臣
所舉如此朕何賴焉卿以進賢退不肖爲職尤當爲
朕留意衆能其官惟爾之能必使野無遺賢官無廢
事然後克副朕意
○己卯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佞
小人眞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

則陷是以帝王堅詎孔壬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
賊朕於此等毎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姦
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亡朕常非之
反黜正直奸邪發謀卿等所宜務也
癸未成山侯王通遣指揮闞忠同前安南國王陳頊
三世孫暠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京請復其國 上
覽表以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
天下安南最先四裔朝貢及賊臣篡弑其主毒害國
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因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
乃郡縣其地我 皇考毎念陳氏無後形諸慨歎數

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陳氏既有後宜與之羣臣皆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也且息民上合天心與之實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於是遣禮部左侍郎李琦等齎詔往交阯罷兵且詢訪果陳氏之後則復其國

十一月甲辰北京太僕寺官奏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効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姑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

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十二月乙卯侍臣進講貞觀政安　上曰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譬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盛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卯賜　皇太子名且以璽書諭曰朕為天下之君爾為朕長子所以正國家之大本承萬年之天序皆本于爾今賜爾名爲　夫祁者至大之義鎮者安重撫定之道　宗社之尊海宇之廣民

度之繁所係甚重必有至大之德用能膺之惟誠惟
敬承奉　宗廟　社稷惟寬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
德功用斯斯爲至大而上天之眷祐下民之歸戴皆本
於斯爾其敬之服膺惟承

丁卯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自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詣西宮朝謁愉色承惟
恐弗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
諭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　皇太后喜動
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獻雖瓜果之
物必先以奏　皇太后　皇太后或特召　上雖有

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

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皇太后輿登萬壽山奉觴

上壽獻詩頌　聖德　皇太后悅酬酒賜　上且諭

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　天與　祖宗

之賜也天下百姓皆　天與　祖宗之赤子為人君

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饑寒則吾母子斯樂可永

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敎是日甚樂將晚　上及

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還宮

○癸酉儒臣講舜典竟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

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

四時天道以明平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臣對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然蓋天生聖人爲後世法程孔子删書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誠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乙亥　上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忤然

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然觀肉刑亦過於條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甚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聞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用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

故文帝培植漢之國脈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
以哉
○己卯　上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書吳
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爲重事洪武中嘗選無
過犯惡疾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人
專供此役更無別差　祖宗禮神之意謹嚴如此卿
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毋有褻慢
○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
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
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

以教子孫又題其後曰朕幾務之暇覽觀載籍究知前代盛衰之跡上惟　祖宗創守之難下惟子孫永遠之圖夙夜精思以為此書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任之至大莫大于天下朕將以大任付至親其可以不重乎朕嗣承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大位以奉　宗社御天下而德薄識鮮孜孜焉惟三聖之大經大訓敬守而允蹈是書之旨蓋亦本于三聖之心也雖二十五類其詞簡其義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具矣誠能守而遵之跡此寵聖賢之微奧將功用之成陶且遠矣其勗之哉然自

右便嬖諂近慮人主親逢掖披典冊必設計壅遏之
以蔽其蠱惑之術具有明鑒斯之不察或復蹈之則
雖有是編庸踰克紹列古聖賢之經訓乎欽哉欽哉
永服無斁
○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十人同部例應辦事　上因問
其中亦有才能出衆者否對曰皆中才有一劉翀者
洪武初誠意伯劉伯溫曾孫　上曰伯溫事　太祖
爲開國名臣今尚有後昔蕭何魏徵之後皆見顯用
亦以前人之故朕於翀豈惜一官處之即令復職
○二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長老人入見

上諭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不易治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煩勞特甚督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統期於海内相安無事矧京師乎爾為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鄉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惡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

四月戊午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為首務者　上

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躬耕若凡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幽風以戒成王備言農事富時民用阜成治協太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困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戈勞民迨乎末年亦知勸農休息至元成之間朝政固有乖闕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務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益彩食未嘗忘也

癸亥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會議以聞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繇悉知古人謂明王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爲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丙寅諭楊士奇楊榮等曰朕近著一論以曹參爲說

卿等試觀之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參何之相業著矣參惟守何之法以清靜寧民當時謂之以爲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宜守祖法爲輔相者固當清靜處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參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高祖立法[illegible]勿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也觀其居齊用蓋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後相無擾獄市至爲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爲丞相御史吏刻薄者輒斥去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耽於酒兀然不事事者哉吾固曰參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

李沆相宋真宗務守祖法不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論宋名相得大體者推李沆第一則亦叅之心也有不爲叅者如王安石呂惠卿輩相神宗以弊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誼述三代非叅所能與也然國家用叅未至乎病民叅其可以輕誚哉士奇等觀畢　上問曰卿等以爲何如士奇等對曰此誠確論自古創業之君輔道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憲至精至密子孫奉而行之足以爲治若變亂紛更必致禍敗往事昭然可爲明鑒　陛下所論非惟得叅之心實萬世繼

體國治者所當取法

()癸未諭行在吏部曰唐虞用人猶曰試可乃已況於後世吏當詳慎朕下詔求賢四方薦舉求者甚衆辦等未嘗考察豈能知其賢否而輒授以官欲官皆得人難矣今未授者必會官考試取其可者用之已授官者俟考滿至日試之如例試不中者黜之

()閏四月庚子廣東都司奏番禺縣有鉛沙縣民私取烹煉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　上曰山澤之利民取之勿問冶不可遽開命巡按御史勘視至是御史何善奏發工匠取沙烹煉所得不償所費　上謂夏

原吉曰朕料鑛沙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鑛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甲辰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飢亡者多　上諭夏原吉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

仁其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
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
(　)五月丙辰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寺卿胡槩奏嘉湖杭
三府稅糧浩煩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糧稅宜增布政
司官一員以總之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稅糧自是
常賦國初以來徵斂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
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庚辰　上出酒誥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
敗或請遂禁酒　上不從故作酒論其文曰天生穀
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蘖投之為酒周官有酒正

以武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稱秬鬯二卣曰明禋詩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醹酌以大斗釃酒有衍籩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皆其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於酒孔子言不爲酒困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爲不可有乎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

戚而禮之亊焉廢乎其可也

○六月丁未召三法司官諭曰近來在外有司多以犯贓得罪此固小人重利輕身然其間亦有君子秉公守法不徇私情奸宄之徒惡其不便於巳裝飾誣之法司昏懦不能辨理而自誣伏者亦有之矣凡一人被汙陷子孫皆以爲辱卿等切須詳慎是是非非勿有所枉

○戊申　上閱　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雖守成不易我　太祖起布衣與羣雄並驅將二十年乃悉平僭亂奄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

之服役製　祖訓一編示法子孫蓋歷六年始克成書思慮之周防範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毋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七月甲戌諭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禮東安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三十年陞河南參議以事奪職建文中起淮安府知府復坐事戍邊永樂二年擢御史十一年陞大理右寺丞署行在大理寺事二十二年陞左少卿洪熙元年祭山西中鎮西海河瀆等神宣德元年陞行在

刑部右侍郎五年有光祿厨役事陞刑部尚
書正統六年改本部爲南京刑部七年致仕等曰京
師人衆關毆駡詈自是常事兵馬司擒獲皆送法司
此等非有重罪宜即剖斷發遣今天氣炎熱豈可久
淹或有因病而死即爲枉殺無辜卿等宜深存惻隱
之心毋枉人命
○八月辛巳　上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舉夏禹
以來至商宗戶口大槩以對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
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
繇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
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

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亾國玄宗至於
播遷皆足爲世之大戒
○丁酉 上將巡邊太師英國公張輔等進扈從官軍
之數 上曰朕此行豈爲田獵但以國家雖安不可
忘武況邊境之民每及秋則憂虜患若在我有備虜
何能爲患朕爲民故特因獵閱武以飭邊備耳
○九月癸亥 上巡邊大敗虜寇駐蹕鐵將軍店遣諸
將索虜巢穴未至以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
羣臣有言宜少俟諸將廟享之期如迫請勑一親王
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

不與祭如不祭必不可代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師

○庚午　上犒邊還至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乎胡表至　上覽表示近臣曰稱道過矣朕於虜寇初不過嚴備之耳豈有意誅剿而虜不悛其惡朕安得坐視民患而不救至於誅之擒之皆天與　祖宗之祐將士用命朕何與力焉

○山東新城縣民董諒奏老人崔景賢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把持公事不納稅糧乞治之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　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

小民次小訟必須年高有德者爲之近聞此輩多不
出於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訐上官侵害小民以私
滅公無所不至誠如諒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
庶儆其餘
○十月乙酉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
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少師蹇義少傅楊士
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皆　先帝簡畀以遺
朕者俱高年今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
諭義士奇原吉榮曰卿等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
謨讜議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

國并始終務以卿春秋高尚職典繁劇憂勞待賢禮
非徒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關倚毗
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以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
職名俸祿悉如舊

○庚寅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
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廢亂臣賊子
接迹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
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
也侍臣對曰孔子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推尊孟子
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

無非爲天下生民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
民之塗炭遂賜講臣坐命左右進菓茶
○十一月辛未 上召問侍臣曰國家恒欲人才足用
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曠職何也侍臣對曰人
才出自學較學較與不患無人才人才衆多則官得
人矣 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
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
下用之立法可爲備矣然 祖宗時咸稱得人聞比
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身之資及授以職
乾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爲國子師斥

諸生之久不省親者於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
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典正古人所謂師嚴
而道尊道尊而官不倚臣對曰誠如 聖諭
○先是 上以兩京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多缺命廷臣
察舉方面官廉公才幹者得邵玘等及江西參議劉
中敷九人遣人召之 命行在吏部曰官宜慎簡不
可輕授明試以功此唐虞法若品秩相等即實授之
然且令試職觀其才猷然後授之於是玘皆實授餘
皆署事
○十二月乙未奏決重囚 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

御史同審覆讞之日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
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審覆毋致枉死太師英
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　上命法
司重與勘實又曆之日殺不辜者緃鬼人責難逃況
誅不可不慎